

夏天的流浪

范小天



夏天的流浪

范小天

花城出版社

新登字05号

夏 天 的 流 浪

范小天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75印张 1插图 192,000字

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,350册

ISBN 7-5360-0985-2/I·882

定价: 3.95元

内 容 提 要

范小天是活跃于江苏文坛的青年作家，本集子收入的15个中短篇小说，是他锐意创新的又一成果。

——传说冤魂作祟，杏黄小楼从未安宁，闯入者难逃劫数；几十年后某编辑部恰设于此，在墙上发现怪圈，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……《杏黄小楼》以象征手法揭示了人人自危的生存状况。

——五彩缤纷的人生景观总是在远方，少年的理想就是流浪，流浪到远方去，《夏天的流浪》通过两个少年一系列的反叛行为，突现了青春期的茫然、盲动和困惑。

——从少年得志，到江河日下，到收集裸体图片、窥视少女胴体、迷恋裸女……《嘴角往右咧咧》展示了某作家充满戏剧性错位的人生旅程，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他阴暗、猥琐的心态和无限卑微的人生。

本集子作品多以唐宋诗词诵咏不绝的美丽江南为背景，洋溢着浓郁的抒情气氛，其意象丰富，象征深刻，行文机警，结构诡奇，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。

目 录

蝙蝠	1
小说与神话	13
杏黄小楼	30
夜游	44
工作队之歌	53
垃圾人	72
枇杷树	93
乌鸦人语	107
红枫叶	118
冬日的麻雀	133
友人——水荣	141
夏天的流浪	158
儿童乐园	174
扑朔迷离	220
嘴角往右咧咧	255

蝙 蝠

洞外还灰灰地亮着。

鸦雀的聒噪和唧呀的船声，又如梦幻一样恍恍惚惚地溜走，抛下冷冷清清的寂寞。

阿木依旧盘腿坐在蒲团上，依旧默默地向外痴望。

太阳刚把洞口稀疏的茅草涂得黄蒙蒙那会，小镇上弄文化的阿鬼，在洞外扯着公鸡嗓子打鸣：

一二三四五六，今日大驾光临。

阿木知道那是唱给他听的。让他等着。

茅草黄了白，白了又黄。一日终如影子似的去了。蝙蝠不时懵头懵脑从洞外斜掠进来，划破浊浊的潮气，又莫名地怆怆逃走。

洞里黑乌乌的。也就阿木肚里点了一盏灯。百十年了，人就像蝙蝠，匆匆地掠进来，又匆匆地掠出去。阿木就在这匆匆里，絮絮叨叨说些洞里的古怪事情。

阿木原先是个赤条条的牛娃。

牛在坡上吃草。天如黑屋一样塌了下来。龙在黑世界里

翻滚。龙尾卷起了坡上那棵巨伞样的老香樟树。老树沾沾地流着紫血。树根掀起来了。黑魆魆的洞口。洞里十八尊罗汉龇牙咧嘴。阴森森的潮气雾一样弥漫。烂棺木的腐味风一样飘荡。人如蚂蚁一样爬进洞去抠金刮银。黑洞哗啦啦倒了半壁。

头年闹了旱。

二年闹了水。

三年闹了蝗。

风调雨顺的地方，三五年就折腾得饿殍遍地了。

后来，不知哪里来了位蔡先生。卸下一毛驴银元，把殿堂缮修如原样。只是那罗汉，却剩了残残缺缺的九尊。

蔡先生常常望着神龛上忽闪的油灯，絮絮叨叨地说些痴话。

阿木糊里糊涂地听着，糊里糊涂地住进了这个黑洞。

蔡先生走了就再没来过。只是小镇上骑毛驴的邮差阿长，每月里都给他捎来十块亮闪闪的银元。阿木养了条极通灵性的小狗阿黑。那时候阿木觉得自己比财主还阔气还得意还快活自在……

岁月就像洞外的烟云，晃晃悠悠就飘走了。

阿木觉着什么地方有咕噜咕噜的声响。像是厚厚云层里的闷雷。阿木凝神听听，笑了。远在天边。近在肚里。

阿木望望殿柱旁荷叶包着的几只青蒿团子，不慌不忙踱过去。团子是阿长女人拿来的。松松软软的热着。阿木慢慢

悠悠地用他没了牙的嘴磨着，眼睛滞滞地望着洞外。

洞外愈发灰暗了。

老邮递员的车子已经叮铃铃地过去。

“阿木，天上会给你寄片云来？”

阿木恍恍然地望望天空。阿木总是眼巴巴地盼着什么。一年又一年。蔡先生说，人活着总要有盼头。阿木只是不明白他在盼什么，他能盼到什么。肯定不会糊涂到盼蔡先生的银元。当年骑毛驴的邮差阿长的孙子，已经变成了现在骑车的老邮递员。阿木想想真好笑。

阿木又悠悠地想着那棵巨伞样的老香樟树。人说，香樟木做的衣柜，不会生蛀虫。阿木想想，香樟木做的人柜子，大约也不会蛀。阿木心里时时记着蔡先生给他的难以报答的恩情。人常说知恩图报。就连阿黑也听明白了，牢牢记在它的狗心里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饿殍梦游着来盘算阿木枕头底下银晃晃的大洋。阿黑虎虎地扑上去撕咬，那瘦丝瓜似的阿长女人泥鳅一样滑溜进阿木的被窝，阿黑便半闭着眼伏在床边呼噜呼噜噜噜假装打鼾。这真正好笑。

阿木那双蒙了一层蝉衣的眼睛，像把无声无息的耙子，伸向黑森森的大殿，耙回一缕一缕遥远的飘忽着的记忆。

黑糊糊。野草的青涩。一闪一闪的精灵。真奇怪会在这洞里。连理树。呼哧呼哧的喘息。人和牛和蚂蚁一代一代。黑糊糊。燃烧的篝火。溪水的欢乐的呻吟。并蒂莲。塘泥的污腥。她从哪里来。他又从哪里来。人要活个好价钱。蔡先

生。黑糊糊。一片黑糊糊。温暖的潮湿的柴草。窸窣窸窣唱着古老的歌：

欢乐青春，它呀逝去如流水，

快乐伙伴，早已一去不复返，

离开尘世，到那天上的乐园，

我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：

我来了，我来了，

我已年老背又弯……

阿木记得，有回他从枕头底下取出副亮闪闪的银镯子。

阿长女人摇摇头，腿帮子滚烫的贴在阿木胸膛上。

阿木糊涂了：“你喜欢我什么？”

“这个。”阿长女人冰凉的指尖碰了碰他身上滚烫的地方。

“阿长不也有么？”

“阿长蔫瓜一个。”阿长女人羞羞地钻在他胳肢窝底下嘻嘻地笑。过一歇，眼睛里又流出冰凉的东西，“阿长人蛮老实的。”

“蛮老实的。怎么会不行呢？”

“阿长吃草长大的呀。”

“干嘛吃草呢？”

“现在是旧社会，没钱买粮呀。”

阿木摸摸枕头底下叮当作响的不安分的银元，又问：“吃草长大就不行么？”

“你看骡子呢。”

阿木想想，是没见过骡子下崽，便叹口气问：“一次都不行么？”

“一次都不行呀。”

阿木忽然笑起来了。这么一算，那骑自行车的神气活现的老邮递员，没准还是他阿木的孙子哩。阿木觉着这事应该问问阿长女人了。

阿木抬头向洞外望望，洞外有两只蝙蝠一前一后吱吱叫着掠了进来，在湿漉漉阴森森的殿堂里哀哀地盘旋。

一日，不知从哪个黑晃晃里爬出一只吱吱乱叫的蝙蝠。阿黑那时还只有兔子大小，趑趄不安地缩到了阿木腿下。阿木摸摸阿黑的头，笑了：“小傻瓜，有啥怕哩。这东西原先就是老鼠，后来偷了油，才瞎了眼，长了翅膀，变成这兽不是兽鸟不是鸟的东西。”

阿黑呜呜地应了两声，再不哆嗦。真是个通灵性的小家伙。

阿木伸出手去摸摸阿黑油亮亮的身子，手在黑幽幽的世界里，空气一样飘忽。阿木定神望望，殿堂里空荡荡的。阿木终于想起，阿黑早已埋在洞外山坡上了。坟堆边栽下的香樟树，也已遮住半边天了。

阿木记得，先是阿黑同阿长家那条花狗养的儿子黑虎老死，后来黑虎的儿子也老死了。又过了好些年，阿黑才在阿

木脚前趴下来，一动也不动。这真正好笑。

阿木知道，人老了都该死的。不死就会出怪事。有个说书的后生，说有个老头活了百多岁，一把拖到地的银白胡子，常常夜半更深丝丝乱叫。这不是真正成了精怪么？阿木只是不明白，他是怎么活得忘了自己岁数的。阿木常常费力地冥想，那么多那么多的日子，是怎么偷偷从指甲缝里溜走的。

阿木的眼光，又滞滞地落在了左右两根殿柱上：

梵宫敕建梁朝推甫里禅林第一

罗汉溯源惠子为江南佛像无双

阿木想起来了。这百十年间，人就像蝙蝠，匆匆地掠进来，又匆匆地掠出去。阿木就在这无数的匆匆里，絮絮叨叨地说些洞里的古怪事情。

人听后竖起拇指：“了不起！了不起！看不出老先生满腹经纶卓尔不群啊——”

阿木慌慌地摆手：“蔡、蔡先生说的。”

人便惊讶：“蔡元培先生？”

阿木便茫然：“蔡，是蔡，蔡什么，好人哪好人哪。”

人问：“老人家，您有他，他的……”

阿木拍拍肚皮好快活：“点着一盏灯，都在里头呐。”

人又竖起大拇指：“好记性！好记性！”

于是阿木絮絮叨叨说，人就张大嘴巴听。

人听得兴起，就举一个古里古怪的小盒子，放出刺眼的白光。人说这能画下罗汉来。人还给阿木画了好几次，还说一定把阿木的画像寄过来。

阿木洞里住久了，眼睛怕见光。人给他画像，就不放那白闪闪的亮。好人哪好人哪。

一日，弄文化的阿鬼在洞口伸头缩脑，嗓子里公鸡拨食一样咽咽咽咽。

阿木踱到洞口四下望望，不曾见到一个女人。仰脸往上看，太阳没从西边出来。

“啍啍！啍啍！”阿鬼手里晃着本五颜六色的大画书。

阿木眯眼看看，却也吓一愣：黑洞里的殿柱啊蒲团啊神龛啊罗汉啊，全都跑到阿鬼手里去啦。

阿木望望阿鬼：“有我么？”

阿鬼笑：“梦哩。我才这么一点点。”

阿鬼远远站着，只齐了人的裤裆。阿木想想真好笑。阿木看见阿鬼后头还有一个热水瓶大的缺了半拉脑袋的东西。那东西嘴角上有两团白沫。

阿木指指那东西：“我。”

阿鬼白白眼珠：“屁了。也不撒泡尿照照。”

阿木指指那东西嘴角上的白沫：“说多了就有这白东西。”

阿鬼瞪大眼睛看看，忽然公鸡一样咯咯咯咯唱起来。阿鬼说那是两朵盛开着的白丁香花。

阿木目光滞滞地向洞口望去。天已经乌乌的暗了。阿木

记得，老邮递员叮铃铃过洞口的时候，用一种古里古怪的眼光看他。好像阿木等着画像似的。这真正好笑。

人已经说了，阿木的画像，在邮递的路上，被一场天降的大火烧了。阿木说是啊，路远，画像又没腿，在路上走个十年八年，正好遇上后来的那场天火，烧了自然。

人感动得鼻子湿乎乎的，眼睛里也流出了狗想吃肉时的那种光亮。人拉着阿木的手上下左右摇晃，嘴里不停地说：“了不起！了不起！好记性！好记性！”

阿木于是又絮絮叨叨地说，人便掏出厚厚的本子一句不拉地记。人说要写一本这殿堂这罗汉的书，拿到地球那一头去争亮光。阿木想想地球是个圆的，人去了那一头就要倒立着过日子，累都累死了还能争得到什么亮光。阿木想想真好笑。人便也聪明地跟着阿木笑。阿木这一回絮絮叨叨的时候，倒是没忘了擦去嘴角韭菜般一茬一茬冒出来的白丁香花。

阿木还记得，人走的时候流着眼泪说，一定寄一本砖头厚的书给阿木。阿木说我不识字呀。人说那砖头里都是你的记性呀。阿木想想真好笑。

殿堂里已经漆黑一团。阿木倒是什么都看得清。阿木住进这黑洞有百十年了吧。眼睛熬鹰一样，熬也熬出来了。阿木骄傲地将蒙了蝉衣的眼睛转向洞外。

天已经变成一个黑咕隆冬的深井了。

阿木忽然想起，阿鬼说：一二三四五六，今日大驾光临。

可白天已经鬼鬼祟祟溜走了。

这时候阿木看见一个很大很大的黑影飞进洞来。老鼠一样的尖嘴吱吱吱叫着，没有羽毛的翅膀足有船上的风帆那么大，扑闪着扇出一股股马厩的臊臭。

阿木用力揉揉眼睛，这才看清洞口原来密密麻麻地挤着一堆人物。阿木高兴地从蒲团上支起身子，努力地不显出一点一丁等厌烦了的情绪。

“来啦。来啦。”

人忽然怕他似的向后退去。

阿木忽然认出一堆熟悉的面孔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今日大驾光临！大驾。大驾。都是给他画像的。都是说要写书的。今日大驾光临！一二三四五六！阿木想想真好笑。阿木的脑神经异常地兴奋起来。

“来啦来啦来啦来啦来啦！”

“去去去！去去去！”人腿向后蹦跳着，人手向前挥摆着，欢乐地跳起赶鸡赶鸭舞。

“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。”

“去去去！去去去！”人堆里有砖头石块友好万分地向阿木飞过来。

阿木一愣，慌慌张张向后退，嘴里大声说：“我是阿木阿木阿木阿木阿木阿木呀。”

砖头石块越发多越发猛。

阿木不恼火。人说贵人多忘事。阿木记得看过一个电影，说人没了记性，就要用旧事牵魂一样牵它回来。

阿木于是又往前去，努力地作着百十年来惯常了的絮叨

模样：“啫啫，请观看这苏莘施尊者，屏息凝神，运气打坐，好一副六根清静、与世无涉的——唉哟！”

阿木脑门上重重地挨了一石子，火辣辣，麻酥酥。阿木疑惑是自己嗓子里呼噜噜的涌痰声破坏了人的情绪，便用力地清清嗓子，放开了喉咙：“啫啫，这罗护罗尊者，老态龙钟，面带笑意，实则法力无边，你看那斑斓猛虎在他脚下，猫咪一样——唉哟！”

“这条黑狗怎么吠个不停呀？”

阿木回头望望，殿里空荡荡的，哪有阿黑的影子。人糊涂了。气糊涂了。人说，话说三遍比粪臭。阿木在这黑洞里絮絮叨叨百十年了。人一定早就听腻了，厌烦了。哦哦，真正对不住了。对不住了。人都喜欢听那新鲜滑稽荒唐事。阿木肚里有盏明晃晃的灯。百十年来，见了洞里多少古里古怪事哩！

“啫啫，那日，一条五彩蛟龙长啸一声飞进洞来，飞沙走石，兴风作浪，啫啫，那伽犀那尊者，目光炯炯，左手托钵，右手作法，将这蛟龙钉在殿柱上了。啫啫，伐那婆斯尊者，拱拱手，抿嘴一笑，钦佩万分。啫啫，住荼半托迦尊者，两眼似闭非闭，斜睨柱头蛟龙，一脸不屑一顾的模样，骨子里呢，啫啫，看那凹陷的眼，正在隆起的眼皮底下，偷偷窥视。心口异志，心口异志——唉哟！”

阿木瘦巴巴的屁股上被人重重地踹了一脚。骨头吱吱哇哇怪叫起来。阿木回头望望，不由得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：“阿鬼，你怎么也——”

“去！”阿鬼青着脸吆喝。

“是蔡先生说的!”

“去去去!”

“我亲眼!”

“去去去!”

阿木忽然想起可能是嘴角上又盛开了两朵白丁香花，着着实实丢了小镇人的脸面，便慌慌地伸手抹。

阿鬼吓得往后一跳，盯着一阵，又蹿起猛踢一脚。

阿木腰像断了一样的疼。这些人是疯了还是怎么的。可这些人人人手里拿着本砖头厚的书翻看。人说这砖头里都是他阿木的记忆。这真正叫好笑。

阿木顾不上笑了，惶惶惑惑地沿着洞壁向外溜。人竟惊恐失色地靠向另一边洞壁。

阿木忽然又觉得人挺可怜的。

洞外的世界早已黑糊糊了。混浊闷热的空气挤成一团丝毫不肯松动。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。河道的远处，那座古桥下，一盏船灯在晃悠。

阿木无精打采地顺着河堤向前走。快到古桥堍时，阿木看见那棵歪脖子老柳树下面坐着瘦瘦的阿长女人。阿木心里荡过一阵春风般的温暖，悄悄地在她旁边坐下了。阿长女人轻轻地把阿木揽在怀里。阿木的脸紧紧贴着阿长女人搓衣板一样的胸脯。阿木闻到了很久很久以前闻过的女人的气息。

阿木说：“还是你好。”

阿长女人轻轻地抚摸着阿木的脑袋，长长地叹了口气说：“可怜的阿黑，阿木死后，你也变得孤零零一个了。”

阿木觉得这真正叫好笑。他仰起脸说：“我是阿木呀。”

“唉，人像一根灯草，烧尽就成灰了，叫唤又有什么用呢。”阿长女人又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将一只凉了的青蒿团子塞进了阿木的嘴里。

阿木费劲地努着没牙的嘴，磨那硬硬的团子，却再也不好说什么话。

这时候有一只蝙蝠，懵头懵脑地撞在歪脖子老柳树上，又直棱棱地跌落在青石堤岸上。阿木看着这鸟不像鸟兽不像兽的家伙，想起自己把这家伙冤成偷油的老鼠，倒有点像人把他阿木冤成一条狗。阿木想想真好笑。阿木伸出手在柳根边的泥地上刨坑，想为那家伙弄个小小坟墓。小坑还没刨好，那家伙却伸伸爪子，支棱起翅膀。翅膀一软，趴倒了。喘息一阵，又支棱起翅膀，小爪子一蹬一蹬，歪歪翘翘地向老柳树根部爬去。爪子终于抓住了褐色的龟裂的树皮，一点一点费劲地往上爬，渐渐爬到高处，停下来，一颤一颤地喘息。阿木想这蝙蝠是一定要跌下来的。可蝙蝠却猛然间张开翅膀，向黑魆魆的夜空横掠过去。

阿木咧开嘴开心地笑了。

阿木抬起头望望黑洞那边，慢慢地支起身往回走。走到第七步的时候，阿木忽然想起，阿长女人在那降天火的年代，就已经吊死在背后那棵歪脖子老柳上了。

阿木觉得背后凉飕飕的。阿木想，人活得太长久以后，竟会遇到这么多的古怪事情。

这真正叫人笑痛肚皮。